

新編五代漢史平話卷上

詩曰：

石郎造晉起兵端，

忍辱甘心父契丹。

纔喜從珂方燼骨，

奈何知遠又彈冠。

戰爭併處恩何有？

猜忌萌時心已寒。

螭蚌相持漁者利，

好將道眼爲傍觀。

話說襄石敬瑭爲後唐國戚，只因爲潞王猜疑，激發石郎借援契丹，舉兵篡唐，自立爲晉。唐之潞王從珂雖赴火自焚，其骨已燼。敬瑭信用劉知遠，君倡臣和，義同一家。至齊王重貴，專任景延廣，好大矜功，失歡北虜，卒使禍生於所恃。劉知遠初欲竭節盡忠，不負晉高祖的恩義；奈齊王猜嫌之心一萌，故知遠觀望之意始決。擁精銳之兵，據形勝之地，聞危急而不援，伺釁隙以自圖，真是齊王與契丹互相吞噬，如螭與蚌相持，知遠傍視伺隙，一舉而取之，如漁者坐收螭蚌之利一般。惜乎天道好

還得國之後，坐席未溫，而郭威睥睨其間，已挈漢鼎而爲周矣。且說知遠姓劉氏，其先世沙陀部綠柳村人氏，後居太原汾州孝義縣，父名光贊，母蘇氏，生知遠，初名成保，爲人嚴重，不好言笑，面色紫黑，目多白睛。年方七歲，父光贊早已喪亡，家貧母寡，无以自贍。一日，蘇氏與小叔劉光遠商量：「咱家貧子幼，難以忍飢守志，未免喚取媒人，與他評議，改事他人。所有成保幼小，叔叔若可收留，幸爲養他成丁，看他自去作活如何，望觀您哥哥面皮，特爲收錄。」劉光遠答其嫂曰：「咱每若自有家產，生計贏余，便收養這成保小的，也觀着哥哥的面，有甚要緊？但是咱亦家貧，自有幾個孩兒，待咱日求升合養贍，真個是：「一朝无飯喫，父子兩分離。」怎說得這話？既是嫂嫂改適他人，只得教媒人與媒主訂議，挈取成保自隨，乃爲便當。」蘇氏曰：「咱有服制，誰人敢爲做媒？須是叔叔爲我主盟始得。」劉光遠曰：「您怕人說服內成親時，何不具狀告官後，召媒改嫁，幾多穩當。」蘇氏見說，只得依從光遠的言語，具狀往孝義縣告官，乞行改嫁。狀詞云：

「告狀改嫁人劉阿蘇，年壯无病，係本縣人氏。昨嫁事劉光贊爲妻，已經五載，生下男孩劉成保，年方七歲。劉光贊於今年正月十二日因病身亡，且阿蘇家貧兒幼，委是貧難不濟，與小叔

劉光遠商議，若欲持服守志，奈貧寒不能營辦口食。據小叔劉光遠回言，令阿蘇具狀告官，挈帶孩兒劉成保改嫁。未敢擅便，謹狀告乞。孝義縣判縣，乞賜詳狀施行！

長興二年九月初五日，劉阿蘇狀。

孝義縣知縣覽阿蘇詞狀，喚集鄰保，并劉光遠，當廳審問，取各人供指詞，因與阿蘇所告相同，遂判執照付阿蘇，召媒改嫁。阿蘇得判後，召得劉洪爲媒，說那臥龍村慕容三郎姻事，盟約已定，無過是着定了下個追陪財禮，選取良辰吉日，慕容三郎取那阿蘇歸家；與那上下親情眷屬，做個筵會，宴請諸賓，笙歌聒地，鼓樂喧天，筵會罷，衆賓送新郎入帳，正是：

錦帳牙床色色新，

銷金帳幔綬同心。

珊瑚玉枕屏山畔，

交頸鴛鴦浮又沉。

慕容三郎取得渾家歸後，其阿蘇挈帶得劉光贊的孩兒成保自隨，歸他義父慕容家看養，改名做劉知遠。年漸長成，慕容三郎是個有田產的人，未免請先生在書院教導義男劉知遠讀習經書。爭奈知遠頑劣不遵教誨，終日出外閑走，學習武藝，使槍使棒，喫酒賭錢，无所不作，无所不爲。義父慕

容三郎心下不樂。一日，是二月八日，慶佛生辰時分，劉知遠出去將錢雇倩針筆匠文身，左手刺個仙女，右手刺一條搶寶青龍，背脊上刺一個笑天夜叉，歸家去激惱義父。慕容三郎將劉知遠趕出門去，在後阿蘇思憶孩兒，終日恹恹，淚不曾乾，真是：

玉容寂寞淚闌干，

梨花一枝春帶雨。

慕容三郎見它渾家終日價恹恹無奈，未免使人去尋得知遠回歸。那時知遠年登十五了，義父一日將錢三十貫文，令知遠將去汾州城裏納糧。其蘇氏向慕容三郎道：「休教劉知遠去納糧，奈他有三般病，怎生把錢付他去得？」慕容三郎問他有甚底病。蘇氏曰：「第一病是愛賭錢；第二病愛喫酒；第三病是愛貪花，沾惹這三病，身畔怎生着得錢？您將三十貫與他去，便從斷送了他頭皮，使他無歸路也。」慕容三郎道：「不是恁地說，人有常言：『遭一蹶者得一便，經一事者長一智。』」他前時不肖，被我趕將出去；今想老成似在先時分了，我且把這錢去令他納糧，試他如何。若能了得這事回來，咱待把三五百貫錢與他開個解庫，撰些清閑飯喫，怎不快活？」蘇氏見其夫恁地說了，不敢阻當，只得教劉知遠交領上件三十貫文去納稅。劉知遠交領那錢後，辭了爺娘，離了家門奔

前去。行到臥龍橋上，少歇片時，只聽得骰盆內擲骰子響聲，仔細去橋亭上觀時，有五個後生在橋上賭錢。劉知遠心裏要去廝合賭錢，未敢開口，只得挨身向前看覷。其間有一個後生，向知遠道：『有錢便將來共賭；無錢時，休得來看。』知遠聽得此語，心下欣然，將那納糧的三十貫錢且把來賭。他心下指望把這錢做本，贏得三五十貫錢將來使用。纔方出注，擲下便是個輸采，眨眼間，三十貫錢一齊輸了，無錢可以出注。知遠向五個後生道：『您每一人將一貫錢借我出注。』那人道：『有錢可將來賭；無錢便且罷休。』知遠心下焦躁，向他說：『我不賭錢，且賭個廝打，打得我贏，便將錢去；若輸與我，我不還錢。』道罷，與五個郎君共鬪。鬪經數合，只見五個郎君騰雲而去。知遠意下思忖：『這是五通菩薩濟會他，留下這三十貫錢不曾將去。』擔取這錢奔前去，纔經半日，又撞見有六個秀才在那灌口二郎廟下賭博。劉知遠又挨身去廝共博錢，不多時間，被那六個秀才一齊贏了。劉知遠輸了三十貫錢，身畔赤條條地正似烏鴉中彈，遊魚失波，思量納稅無錢，歸家不得，無計奈何。幕忽間，聽得路上往來人說道：『太原路有使命，寶擊後唐明宗皇帝聖旨到來開讀，要招募強壯人充軍，以備防禦契丹入寇。』知遠見說，人急計生，收拾些果足，待往太原府去投軍，行到西河縣

管下地面孟石村，遇見日晚，桐陰已轉，日影將斜；望遠浦幾片帆歸，聽高樓數聲角響；知遠未免要尋個店安歇。店家爲官司行下緝捉姦細，不許停留，先行止單身之人，誰人肯容受？劉知遠宿泊正倉皇失措，行至前面，見一座莊舍，十分齊整。知遠將身奔入那莊門，只見粉牆朱戶，畫閣瓊樓，早上淡煙籠院宇，晚來薄霧罩池塘。知遠思量這個人家是一個富豪的人家，待晚奔他莊門上一宿，纔曉便去。誰知道知遠在他莊門上打睡，那莊主李長者——名做李敬儒——夜後得個異夢，古人有詩說這夢：

鹿分鄭相終難下；

蝶化莊周未可知。

縱使如今不是夢，

能於爲夢幾多時？

李敬儒夢見甚底？夢見他門樓上有一條赤蛇，纏遠作一團，被敬儒將棒一駢，那赤蛇奮起頭角，變成一條青龍，在霧露中露出兩爪，說得李長者大叫一聲，魂夢忽覺。等到雞鳴，李長者起來，疾忙喚門子去門下看有甚麼物事，回來報說：去不多時，門子來報道：「莊門上有個壯大的單身漢，在門臺上打睡。」李長者聽得這說，喚門子叫他入來，問他來歷。門子依命出門下，喝一聲道：「哦！您是

甚人，在此打睡？疾忙起來，去見長者，莫帶累咱，每喫受譴責。」知遠只得隨那門子入去。長者坐於廳上，知遠就廳下一跪。長者問知遠道：「您是甚處人氏？要往何處？在這裏打睡，您莫是奸細的人？今官司緝捉无行止目生異色人，可依直向咱說來！」知遠啓覆長者：「小人不是奸細，乃是孝義縣慕容三郎義子。只因父親把那錢分付小人去納糧，在臥龍橋上被五個後生廝合擲骰，一齊輸了；被知遠廝打一頓，奪得這錢回來。又行至灌口二郎廟裏，又撞着六個在那獻臺上賭博，知遠又將這錢去入頭共賭，不數擲又被那六個秀才贏了。既无錢納糧，又不敢回家，打聽得太原府見奉聖旨招軍，遇晚店家不肯容受單身无行止人宿泊，未免投奔使莊，權借門臺上一宿，待曉便去。」長者見說：「您一個人形貌堂堂，怎不別尋個生活？去投軍做甚麼？您不見俗語有云：『做人莫做軍，做鐵莫做針。』」做了軍時，別无活路頭也！何不且在此間，與我家裏打籊使喚，你意下如何？」知遠跪謝，仔細觀時，知遠文身繡體，只得教他去後槽飼馬。知遠將身入馬坊，去逐一交點了馬疋，割草浸谷，及手餵養得一日，只見羣馬嘶鳴，李長者手攜藤杖，縱步到馬坊看覷，但見知遠在地上睡臥，有一條黃蛇，從知遠鼻孔內自出自入；傍有一人，身著紫袍，捧着一柄黃涼傘，將知遠蓋却。李長

者歸向他的渾家道：『劉知遠在馬坊地上打睡，有這般物事在邊，委是差異！況昨來所夢的事，似與這事符合。向後這厮必有大大發迹分也！』他渾家道：『既有此等異事，休教他去養馬，何不將女孩兒三娘子招他做女婿？向後改換我家門風，也是一場好事。』次日，喚他家老院子王大去與知遠說媒。知遠向王大道：『你休來弄我！我一窮到骨，副能討得個喫飯處，您說這般話，莫帶累咱着了飯碗。』王大曰：『咱是得個太君的言語，怎生是來耍您？您若信從，便教您享用快活；若還不肯，您可將身出去。』知遠心中大喜。李長者擇取良辰吉日，招知遠登門，做個入贅女婿。正是：

門闌多喜色，

女婿近乘龍。

屏開金孔雀，

褥隱繡芙蓉。

李長者會着內外衆賓，排着大大筵會，爲女孩兒三娘子招個劉知遠入贅，卽日成親。劉知遠與三娘子兩個是夙生有緣，結成夫婦：

鴛鴦同寢，共諧今日恩情；鳳枕交權，說盡當時密愛。天上深盟厚誓，難比今時；世間痛惜深憐，怎如今夜。雖然一夕夫妻，但見百年喜美。

當日劉知遠與三娘子成親之後，怎知他三娘子兩個哥哥名做李洪信、李洪義的，終日肚悶，背後道：『咱爺娘得恁地無見識，將個妹妹嫁與一個事馬的駝口，教咱弟兄好不羞了面皮！』只管憎嫌他妹夫劉知遠，轉眼間過了半年，李長者夫妻一兩月間相繼喪亡，便是那李敬儒的長孩兒李洪信管着家計，和那弟弟李洪義兩個，一向僱他劉知遠，要趕將他出去。三娘子爲見恁地生受，一日向知遠道：『咱兩位哥哥心下不喜您在這裏，咱將些錢本與您出去經商，周年半載却歸來觀咱一番也好。』知遠聽得他妻兒言語，便就房下併疊得百十貫錢，將身出去。奈知遠是個辣浪心性人，有錢便愛使，有酒便愛喫，怎生留得錢住？一日，使盡盤纏，一直奔去太原府李橫衝帳下投軍，號做橫衝都，自投軍後，時通運泰，武藝過人，走馬似逐電追風，放箭若流星趕月，臨陣時勇如子路，決勝後謀似張良；不兩月間，多立了奇功。李橫衝補授知遠做着偏將，與那銀槍効節都軍下石敬瑭兩個廝合結義，做個兄弟。却說那三娘子自知遠出去經商，半年後生下一個孩兒，李洪信、洪義兩個，要教那妹妹將水淹殺了。『您一身自也依傍咱每衣飯，如何更養得那窮漢的孩兒？』只管在家罵詈。三娘子不能禁受，與那叔父李敬業商量，雇覓一人，寫着一封書，將這孩兒送去。

原府還劉知遠。知遠接了書看，將那孩兒命名做承義，雇覓個乳母看養。在後劉知遠根着石敬瑭軍下立功，做着石敬瑭部下部將，是後唐長興三年事也。那時契丹欲舉兵入寇，朝廷選帥臣出鎮河東，有樞密院直學士李崧去皇帝根前奏過：『今朝廷議選河東帥，非石太尉不可。』即日宣授石敬瑭做河東節度使。劉知遠根隨敬瑭一處，去到晉陽田地裏，將軍下事務一切委重劉知遠勾當。至閔帝應順元年正月，朝廷不欲石敬瑭久在河東，徙潞王從珂做河東節度使，却宣授石敬瑭做成德節度使。會潞王稱兵反叛，捉着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了；閔帝倉皇无措，下詔召石敬瑭將兵入朝，拒敵潞王。三月，潞王兵馬到陝國鄉，閔帝憂駭不知所向，只帶得馬軍五十人，一同奔出懷州至東數里頭，遇着石敬瑭統兵入衛。閔帝心中大喜，召敬瑭問興復之策。敬瑭曰：『臣聽得康義誠已行反叛，事勢危急，容臣與二三大將謀之，却得聞奏。』敬瑭出外見懷州刺史王弘贇，共謀興復大計。弘贇曰：『前代天子播遷，皆有卿相待衛府庫法物。今主上此來，僅有五十騎自隨，莫是被潞王卽位後，廢了主上，驅迫此來，亦未可知。』敬瑭回軍中，將王弘贇的話說與沙守榮，奔洪進兩個。忽洪進向前責罵敬瑭曰：『令公爲明宗愛婿，富貴相與共之，憂患亦宜相恤。今天子播遷，委計令

公冀圖興復，公乃以此致疑，怎不是附賊要賣天子否？洪進抽佩刀待刺石敬瑭，當有敬瑭親將陳暉力救得免，守榮格鬪，被陳暉殺死。洪進亦自刎死。劉知遠做牙內指揮使，直引兵入閔帝行宮，將左右從行的騎士，一齊殺盡，祇留閔帝一人，得不加害。石敬瑭更不謁見唐主，引兵徑趣洛陽。至清泰三年，唐主宣授石敬瑭做天平節度使，敬瑭欲不拜命，朝旨差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，迫脅敬瑭赴鄆州。敬瑭疑懼，與劉知遠共謀去就。劉知遠道：『哥哥久在兵間，素得士卒心，今據形勝地面，士卒馬又十分精強，若稱兵反叛，帝業可成。奈何聽命於一紙制書，自投身於虎口乎？』敬瑭聽得知遠這說，心下欣然，應道：『賢弟說的話，使我心下豁然。』便喚請掌書記桑維翰寫着表，稱臣於契丹主，請以父禮事之。契丹主回書，許俟八月，傾國赴援。八月，唐主使張敬達築長圍攻打晉陽。石敬瑭差劉知遠做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十一月，契丹主立石敬瑭做大晉皇帝，改年號做天福元年。宣授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。天福四年，晉主加授劉知遠做同平章事，與那杜重威同制。知遠心下不悅道：『咱有佐命的大功，重威起自外戚，无甚功勞，恥與之同制。』制下數日，杜門不肯拜受。晉王怒，謂趙瑩曰：『知遠堅拒制命，可落軍權，令他歸家閑坐。』趙瑩奏道：『陛下昔在晉陽時，兵不

滿五千人，受虜兵十萬余所攻，危在旦夕，倘非劉知遠心如金石，拚死拒守，大業何由可成？今以小過失，棄絕功臣，天下之人將謂陛下賞輕罰重，無以制伏臣民。晉主怒少解，遣和凝親到知遠居第，宣諭聖旨，促令受命。知遠皇恐就職。天福六年，晉王伯安重榮跋扈，宣授劉知遠爲北京留守。那時知遠的孩兒承義，年至十二歲，因出外走馬，被軍卒戲笑曰：『宣贊跨馬躍毬快活，怎知恁的娘娘在那孟石村，日夕在河頭擔水，多少苦辛麼？』承義未聽得時，萬事都休，才聽得後，一日也忍不下，歸家泣告父親道：『孩兒每出外閑走，被軍人笑罵，道咱在此快活，怎知娘娘見在孟石村河頭擔水辛苦。孩兒告着爹爹，待親身去尋咱娘娘，探問消息。』知遠聞言，只見眼淚汪汪，向承義道：『您不須去，您若去時，兩個舅舅必用計謀陷害您。待老爺明日結束行囊，帶領百十人一同走去，探您娘娘消息，兩日便回。』那元帥經行，但見聲聲振野，騎氣驚人，旌旗飄九陌紅霞，戈甲浸滿督秋水，離了北京，離不得飢殍渴飲，夜宿曉行，不數日到得孟石村二十里頭，將一行人從並潛伏一處，知遠自打扮做個討草人夫，擔着一對草籃，回那孟石村李長者莊上去。那兩個舅舅李洪信、李洪義全不秋采着知遠，只有那叔叔李敬業，斷認得知遠，帶他去廳上坐定，喝令屋裏點茶出來。

古人有詩說茶，道是：

玉葉旗槍真絕品，

僧家造化極工夫。

兔毫盞內香雲白；

蟹眼湯前細浪腴。

斷送睡魔離几席；

增添清炁入肌膚。

幽叢自好巖溪畔，

不許移根傍上都。

茶罷，盞托歸臺，敬業問知遠道：『探聽得賢親在太原大大發迹，今將謂衣錦還鄉，怎生衣服得……？』您的妻房在這裏喫哥哥萬千磨難，日夕監他去河頭挑水，受盡苦辛，也指望您功名成達，夫榮妻貴也；您下梢只恁地狼狽，怎不叫他失望！』將出兩件衣服，使知遠穿了，引他去上親下情處廝叫一聲，因歸去見取三娘子，夫妻廝見，不覺珠淚垂垂。知遠道：『咱討草去爲北京留守司行，應副餵馬用度，改日却來相探。』道罷，挑起草籃便去。第二日，只見一陣軍馬在莊門外囉哩；少刻，北京留守頭踏過了，人從喝道：低聲看看留守馬來，直至李長者廳前下馬，行上廳上坐了，看那留守坐廳時如何？

無限朱衣當砌畔，幾多衛士立堦前；
厖眉獄子執黃荆，努目杖家持法物；
左邊排列，無非客將；
孔目通引官；右侍森嚴，盡是獄級前行推款吏；
法司檢條定法，獄子訊問釘枷，說不盡許多威嚴，
塑畫着一堂神道。

那廳上坐的，却是李長者贅壻劉知遠，受了北京留守，衣錦還鄉也。使左右請將三娘子出來，令排備香案，戴冠穿帔，拜受夫人宣命，拜罷，就知遠左邊列坐。喝令當日排軍，捉將李洪信、洪義兩兄弟，跪於堦下。罵之曰：「您舊時欺負自家，趕將出去投軍；又要將水淹殺了咱的孩兒，咱這三娘子是您同胞的兄弟，不把半眼覷他，迫令他受盡了萬萬千千磨難，日夕爲你做駝口去河頭挑水。您是不顧恩義的賊！」喝令左右：「將第一等重枷來，將李洪信、李洪義枷着。待歇子親眷厮見了，押赴門首斬首來軍前獻酒，洩了咱一肚憤氣！」當得妻叔李敬業進前跪告，知遠疾忙起身，走下堦來，將叔叔扶起，請上廳，歸主位坐定。敬業道：「人居寒微時，誰不喫人欺負？且如蘇秦未遇時，嫂皆笑之，不爲下機；及佩六國相印時，位高金多，親屬皆來根隨。蘇秦千求富貴，秦皆周之，使滿其欲而去。又如朱買臣，家貧刈薪糊口，常將書冊掛牆上，行且讀書。其妻羞見買臣，恁地日夕求去。買臣道：

「吾年五十當富貴，今四十七矣，待我富貴，厚報您恩，您要辭去。」妻罵曰：「如公終餓死溝中耳，何能富貴？」堅要改嫁。買臣不能留，姑聽其去。不三年，拜潁川郡太守。買臣到任，其妻根後夫同治橋道，買臣見之，使載後車以歸。咱哥哥夫妻兩個，自有眼孔識得好人，招賢親入贅。是洪信、洪義兩個凡夫肉眼，怎識好人？望留守覷着咱哥哥面皮，姑存留兩個承續香火，亦是賢親一場陰德事。」知遠跪謝了敬業道：「小人聽得叔叔教誨，敢不遵從。」喝令堦下排軍，將洪信、洪義兩個踈了枷，引上堦來，爲他把一個盞，與他退驚則個。又記得舊日在李家未贅時，曾出外牧馬，馬喫着報恩寺田禾稼，被寺僧拿去答了二十下。知遠回孟石村後，此僧不勝恐懼。知遠乃遣人喚這僧來，命之坐，以好語慰安之。道是：「大丈夫以德報怨，小人以怨報怨，您可安心。咱前日的事如風休冰解，休要疑懼。」衆心服。知遠之器量過人。知遠在孟石村住得半月十日，帶取李夫人一同回北京留守衙去也。十月，知遠遣親將郭威、賈詔旨誘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，令他舍棄安重榮，來歸朝廷。『您好生小心勾當，事濟有賞。』威曰：「虜惟利是嗜，安鐵胡當來，祇將袍袴賜之，得他歸服。今若捐重賂以誘之，可立致其來耳。」知遠令郭威將帶黃金玉帶等自隨，往吐谷渾白承福處諭指云：「朝廷

已割您這田地隸屬契丹，您合自安部落。今者何故南來助安重榮反叛耶？祇恐重榮喪亡，您部屬無所歸附，悔無及矣！承福惶懼，帥衆同郭威來歸降劉知遠。知遠表白承福做大同節度使。六月，晉主石敬瑭疾亟，宣召劉知遠入朝，欲使輔政，策立嗣君。是時，齊王重貴自立爲帝，竟寢其命不遣。知遠在後得知，由是心懷怨望。天福八年九月，景延廣執契丹回鹘使喬瑩，因放瑩歸國，乃大言曰：「爾歸語其主，孫有十萬橫磨劍，翁怒則來戰，萬一蹉跌，取笑天下。」知遠那時做河東節度使，聽得這言語，遂知延廣以大言召寇，但不敢聲言之；一面增募軍馬，置十余軍以備契丹衝突耳。開運元年二月，契丹渡河，晉主自將親征，詔劉知遠擊契丹。知遠兵屯樂平不進。八月，宣授劉知遠爲行營都統，知遠受命。晉主再遣使命督促知遠會兵山東，知遠但按兵不動。晉主疑之，謂所親曰：「知遠據守太原，殊无援朕之急，想有異圖。」雖受都統之命，實无臨制之權。凡朝廷大事皆不得預聞。知遠亦自知爲主上見疎，但謹慎自守以度日。郭威見知遠有憂色，謂知遠曰：「小人見令公每日憂形於色，但以淺陋之見覘之，河東之山河險固，風俗好鬪，地多良馬，无事則勸民勤於耕桑，有事則募民習於弓矢，此真霸王之資也。願令公堅守，不必移鎮，進退在我，又何憂乎？」知遠曰：「咱有

此意久矣；顧高祖之恩不可負耳！』開運三年八月，晉王數召白承福入朝，宴賜甚厚。其部落入太原畜牧，多犯法；劉知遠无所輕貸，必以法誅之。部落往往知朝廷微弱，又怕知遠嚴明，私謀遁歸。故地，劉知遠與郭威商議，今天下多事，置白承福等部落在太原，乃異日腹心之疾，不如因事圖之。密遣人進表奏朝廷，謂白承福等爲謀反，將有歹心，乞朝廷遷移其部落，使居內地。晉王乃遣使命賈詔將吐谷渾部落分隸諸州。知遠乘其未行，遣郭威招誘白承福入居太原城中，以謀叛坐之，併其部屬四百余口盡殺之，不留一人。吐谷渾之黨遂弱。初，晉主忌知遠位望已隆，乃進爵爲北平王，使爲北面行營都統。知遠愈增募軍馬，兼得吐谷渾財畜，愈覺富強。馬步軍各有五万余人。晉主與契丹結怨，知遠心知晉室危亡，忌景延廣用事，更无一言論諫。契丹舉大兵深入，知遠心知晉主顛沛，嫌晉主忌刻，不遣一兵救援。至晉主重貴被契丹執以北歸，乃分兵據守四境，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於契丹。表云：

『河東節度使北面行營都統進封北平王，臣劉知遠，謹頓首上表於大遼皇帝陛下：臣備位晉朝，位兼卿相，主有昏德，而不能進弼違之諫；國有兵難，而不敢遣勤王之師；實以 皇帝

陛下自天生德，无地不臣。今以亡國之俘臣，願存前晉之宗社，冒死謹言，席藁待罪，伏候聖旨！
契丹主覽知遠所進表了，道是：『劉知遠觀望不至，既不屬南朝，又不事北朝，意將何所屬耶？』乃手詔褒美，詔云：

『覽卿所奏，備見忠忱。今賜劉知遠木拐，優禮先朝元老，昭示朕尊賢之意。此後進表宜加「兒」字於劉知遠姓名之上，勉守太原，朕將畀爾之嘉命！』

王峻捧詔回歸，具道契丹主的意思。孔目官郭威向知遠道：『虜之恨公深矣，但王峻言契丹貪殘，大失人心，雖得天下，豈能久有茲土？中國須索中國人爲主，且待時而動可也。』知遠曰：『公之謀與吾意暗合，可謂英雄所見相同也。』或有勸知遠乘時進兵，以興復晉室爲辭，必可得志。知遠應之曰：『用兵當審時度宜，今契丹新據三邑，未有他變，怎可輕動？况契丹之志，惟在於得貨財，若剽掠已滿所欲，必將北歸。况春寒已過，勢難久留，直待其去，然後取之，可以收萬全之功也。』河東將佐勸劉知遠稱尊號，然後號召四方忠義之士，以取中國。知遠厲聲曰：『晉主北遷，怎得使爾叛國？如高祖恩義何？』那時知遠聽得契丹主北還，聲言欲出兵井陘，迎奪晉主歸晉陽，命指揮使史弘

肇告報諸將佐出師期限。軍士皆驩言：『中國无主，今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？宜推戴北平王先正位號，然後出師未晚。』爭呼萬歲，知遠疾聲叱之曰：『虜勢尙且披猖，吾之軍威未振，當且建功業，然後俟天所命。士卒何知，妄有所請！』命左右禁止之。孔目官郭威與都押衙楊邪入說知遠曰：『此殆天意，非止人謀。王不乘此時應天順人，則人心一去，怎不反受其殃？請大王熟思之。』知遠爲衆迫脅，乃卽皇帝位。自言未忍改晉國之號，又嫌開運年號不佳，更稱天福十二年。詔諸道有爲契丹括率民間錢帛者，截日革罷。晉主知遠自將精兵東迎出帝，至壽陽，聽得已過數日，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。

詩曰：

晉君借援犬羊羣，
誰料犬羊更吞噬，

迫脅唐君赴火焚，
周還圖漠不堪聞。